

海 城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海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月

《海城文史资料》目录 (第二辑)

奉张轶事

- 张作霖在郭军反奉时期对参议员的侮辱
.....范先炳 遗稿 赵起超整理 (1)
- 忆奉天省第五届省议会改选议员在海城的一幕
.....刘程九 遗稿 赵起超整理 (4)
- 张作霖祭孔庙.....李玉龙 口述 艾 平 整理 (7)
- 东北军军官加入国民党的经过
.....田尚霖 撰稿 赵起超整理 (9)
- 马廷福发动的一起未遂政变
.....田尚霖 撰稿 赵起超整理 (10)
- 张学良遭终身软禁之谜.....徐士江 (12)
- 宋美龄为张学良擦眼泪.....李玉龙 口述 艾平整理 (16)

教育史话

- 忆海城基督教的三育中学
.....王明圣 遗稿 高嵩整理 (18)
- 管风和扒庙办学.....康元恺 遗稿 尚士让整理 (21)
- 记教育界的师表白玉兰教授.....张凤欧 (24)
- 旧社会教师生活的“四怕”.....徐景明 (27)
- 海城女子学校之兴起.....徐壮尤 (32)
- 我所认识的李荣三.....徐景明 (36)

近史拾零

- 海城义和团运动亲历录.....李国安搜集整理 (38)
- 我在幼年所闻见的日俄战争
.....梁友三 遗稿 张凤欧整理 (40)

伪满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始末

.....[洪波]遗稿 赵起超整理 (44)

日本侵略军在胶东屠杀中国人民的记实

.....[徐荣福]遗稿 洪德成整理 (51)

意大利顾问与航校五期甲班

.....[陈德生]遗稿 洪德成整理 (56)

海城“八·一五”光复记实.....孟宪文 (62)

英烈传记

壮志未酬身先死——记李大钊等被谋害的前前后后

.....李玉龙口述 张艳平整理 (66)

不屈的革命者陈景星烈士.....徐涛 (71)

抗日飞行志士徐袞.....李玉龙口述 艾平整理 (75)

烽火年代 薛辉回忆录片断

.....田德学 艾平搜集整理 (78)

侯国华智擒匪首.....李国安 (83)

梨园趣事

海城大观楼茶园.....张绍寅 (86)

“三两六”传闻.....张绍寅 (88)

一个剃头遭是非.....张绍寅 (89)

误认红妆错托媒.....张绍寅 (90)

《秦家花园》的戏中戏.....张绍寅 (91)

水中戏台的轶闻.....张绍寅 (93)

编后语

.....政协海城市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奉 张 轶 事

张作霖在郭军反奉时期 对参议员的侮辱

范 先 炳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冬，郭松龄倒戈反奉，沈阳中上层人士传说，省议会会长范先炬（范朗青）曾因倾向郭松龄，遭到张作霖一顿大骂。我和范先炬是堂兄弟，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夏，因事赴沈，即住在他家。一夕闲谈，提起郭军反奉事件，我问他挨骂的事实真象，他把当时经过告诉了我，他同我谈话时，是在事情发生半年以后，至今年代已远，仅凭回忆所及，讹谈之处在所难免，尚希知情的同志多加指正。

事实真象是范先炬说的这样：去年（公元1925年），郭军进抵新民，沈阳危在旦夕，市内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11月某日，省议员赵雨时在黄昏上灯以后，忽到我家，他说：“街上盛传张作霖要邀请日本兵守城门，防止郭军进攻，拒其进城骚扰。这种和日本军勾搭，是丧失中国主权的行为，后患无穷。省议会是民主机关，不能袖手旁观、闭口不言，应立即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共商对策。”我听到后，颇为激愤，心里想：彼此新旧军阀，各拥雄兵，不管百姓死活，只顾争城夺势，相互混战，这是我们过

问不了的。现在到了穷途末路，不知愧悔，为城借兵，不惜出卖东北老百姓，作最后孤注一掷，真太不像话了。我们主张正义，不能不过问。我对赵说：“明早开会提出讨论。”赵说：“事不宜迟，应即刻召开会议，采取相应措施。”

当晚就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首先由我宣布开会，说明开会目的。次由赵雨时说明事实经过，于是众意同感，一致通过决议，先提出书面咨文，待答复后再作正式处理。咨文内容略为：本会议长范先炬转议员赵雨时报告，盛传沈阳城门即将由日本兵加岗守卫，一般市民多方猜测，官人人恐慌和忧虑，究竟事实真象如何？咨请贵总司令（当时张作霖是东三省保安司令）裁复以释群疑。当即由秘书长起草通过缮正，并决定咨文由我亲手交王永江省长阅传，以免迟延时间。

次晨到省署见王省长说明来意，并以咨文见示。王省长阅罢，很不愉快地说：“弄这个作什么？老将（指张）焦急万分，何必逢彼之怒！”我说：“那么就不通也可。”王省长轻蔑地说：“这是民意么。”王省长又不肯把咨文退还，尔后谈些闲事即作别出来。

事过两日，王省长打电话对我说：“老将传见你们正副议长，随邀副议长吕荣寰同往。”到帅府（张作霖宅）客厅后，暗想见面后，一定是先口头上说明真象，以释群疑呢。但张一进门未及我们站起，便厉声问道：“谁叫范先炬？”威风凛凛，盛气凌人，怒容满面。张这样的神色，虽然出我预料之外，而我还是沉着的回答：“我是。”接着张又声色俱厉的说：“你姓范的若是个有尿的小子跟我走一趟，”并以手拉我胸前的衣襟，意思说，我从当胡子（土匪）起，到现在当总司令，出生入死打倒多少同类，排除多少异己，饱经颠险，哪能怕你这个书呆子！你乘人之危不算有尿的小子。我看张气势汹汹，不容别人说话，扯着我的衣襟象要打架的様子。我一时心中茫然无词以对，未久，他又松开我的衣襟，张高喊着：“我姓张的是这几年来就是了，”好象说，在从

前年轻气盛时就不会轻饶了我似的。怒气冲冲，甩袖而去。以上是我被张作霖侮辱的经过。

我又问：“究竟郭军反奉时，张作霖是否同日本人有勾结协定？”范先矩说：“内幕张不说谁敢说，实际张作霖是求救日本兵，日本人怕丧失东北利益，先拉郭不成，又拉张，张正好有求日本人，但其又要挟张，这是史实。郭军在新民一战而败退，并未兵临沈阳，事实真象也就鲜为人知了”。

我当时象听讲故事似的就过去了，我感到，凡是一个只顾自己，不顾民意的穷兵黩武者，迟早必遭覆亡。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这数十年中，执迷不悟大大小小的军阀，那个有好下场呢！

（赵起超整理）



忆奉天省第五届省议会改选 议员在海城的一幕

〔刘程九〕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是奉天省第五届省议会改选期。新年刚过，海城县就掀开了这场政治闹剧的帷幕。

首先，县长姜子斌预委了地方士绅刘清易为选举事务所所长，海城县选省议员“选举事务所”遂告成立。事务所的首要事务，便是编造全县选民册。名册编成后，即分发给城内、八岔沟、八里河、感王寨、牛庄、加掌寺、高力房、腾鳌堡、耿庄子、马风屯十个警察分局为十个基层选区，序幕是区选。

一城九乡之间绅商首户，便大肆运动游说，奔走相告，因亲联亲，因友结友，以便获取初选资格。历时半年时间，经过千呼万唤，产生了七十名“初选议员”。“初选议员”发榜伊始，尽数只签发《复选证书》，以待下一场“复选”。政治戏剧的冲突这才开始了。几个固定人物，施展全身节数，纵横捭阖，究竟鹿死谁手，要看手段如何了。复选前必须掌握“初选议员”额数，把“底票”掌握到手，才有利揭晓，贿选就是经过下面的“潜场”演出的。

几家招待所创办了起来。计有：雇天太设于中街协昌源钱庄；唐沐仁借用西门里韩家；李绍华设在本宅；牟兰阶设在南门外同升德丝茧栈；孙维善占据地方储蓄会；李梦兴是沈阳城中学的校长，只好屈尊于女师学校。这些招待所，各个聘请许多能言善辩之士专门招待，包揽“初选议员”，通过种种办法，将七十名“初选议员”分别送入各招待所。食宿安排诸项如意，进入招待所

门来，吃、喝、嫖、赌、抽(吸鸦片)五味俱全，尽投所好，唯恐被对手将“底票”拉跑，则招待项目毫无间歇，使被网住的“底票”来得，去不得。李梦兴招待所相形见绌皆因资金不足，则门前冷落。县署公布日期后，各招待所益为紧张，如设鹿砦，坚若壁垒，严防有间。致使某些“初选议员”自称为“活票”。

终于等到8月的一天，预为演礼。宣布选举纪律，如派定带队人，如何列队入场等等，敬候届期投票。投票当日消息突变，县署通告投票暂停待命，诸与会人物顿时骚嚷，继而幕后消息传出，原是选举前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牛庄骤驰出一员豪绅——汲绍宗(海城温乡金家湾子人)，汲父系热河督统汲金纯。汲绍宗决志要作省议员，但“底票”掌握无几，遂必须胁迫延期投票，汲豪使尽伎俩，压延了投票日期，还将下榻挤进地方储蓄会。孙维善苦于鹊巢鸠占，经说客婉言周旋才达成分立门户、各不干扰的协议。

汲豪之来，必须把以前内定的五名议员撤毁一名，遂弱肉强食，试操刀俎，汲豪的矛头首先指向唐沐仁。认为唐某人单势孤，若将“底票”让渡，将可成全汲豪。唐沐仁闻讯之后，大失所望，遂面谒汲豪，痛哭流涕，如丧考妣，泣述两个月苦心得来“底票”之不易、金钱耗损之巨大。眼泪终于感动了汲豪的恻忍，慨允不折唐某，并向唐某说：“看雇天太这块压板议员，已经蝉联两任了，这次可以暂且休息吧。你可以为我帮忙，转达雇天太，说我可以赔偿他招待费，”这笔生意就这样成交了。

唐沐仁畏感汲豪之威逼，终将其网致的十几张“底票”全盘托出，让于汲绍宗。其代价为汲豪担负雇某全数招待耗损。而每个初选议员，并各分得三、五百“赠仪”。投票当日雇天太亲率这批出卖了的“底票”，拟投汲绍宗。

笔者原属雇天太“底票”，尚自命清高，不愿随其转嫁，经过口角，始从雇某手中索出《复选证书》，单独步入县署大堂，在烛影摇曳中，写了“李梦兴”三字投入票箱。

翌日发榜，奉天省第五届省议员海城县当选人员五名，计开：
汲绍宗、车兰阶、唐沐仁、孙维善、李梦兴。后补一名是李绍华。
所谓的选举全程八个多月，到此遂告剧终。

（赵起超整理）



张作霖祭孔庙

李玉龙

张作霖虽行武出身，又常自称为是大老粗，却相当信奉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夫子。每逢孔子祭日，必亲临孔庙，顶礼膜拜，虔诚至极。平时也经常宣扬孔子的思想，处处讲究仁、义、礼、智、信，因而很能迷惑人。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秋末，恰逢孔子祭日。已由原东北镇威大将军，一跃而成为海、陆军大元帅的张作霖，为了表示自己虽身价百倍，一切一如继往，于祭日午夜，到北平城北孔庙，庄严肃穆地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祭祀活动。

参加这次祭祀活动的官员，大多是张之亲信、党羽。除此，还有段其瑞政府垮台时，遗留下来的京师宪兵司令王琦，原东北宪兵司令，时任警察总监的陈兴亚等共二十余人。

参加祭祀的人员皆身着民国后期兴起的沙俄帝国改装的帽式军阶礼服。不同的是军阶品级有高低之分罢了。

一行人由中华门里“怀仁堂”总统府起，沿途黄土铺地，军、警、宪、特列队警戒，很快来到了孔庙。

从庙门到大殿门口的甬道旁，立有两排一米多高的红纱灯，每盏纱灯里皆点着一支一尺多高、胳膊粗细的大蜡烛。每盏灯下部站着一个人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宪兵。庙门又高又宽，五个人并排进出也不拥挤。大殿庄严肃穆、气势磅礴。正中央是青铜铸造的孔子塑像。那塑像，塑得极其逼真，那眉、那目、那神、那姿态栩栩如生真仿佛孔子转世，正襟危坐于厅堂之上，为其弟子讲解诗书。塑像前是孔子的牌位，上书“大成至圣先师之位”几个字。牌位两侧也各点有一支一尺多高、胳膊粗细的大蜡。牌位下

方有一个香案，上设香炉，香案下有一个很厚的、铺有红垫的蒲团。

祭祀正式开始，看守人员鸣钟三声。身着大帅礼服的张作霖毕恭毕敬地站立在孔子塑像前，倾听随从大员宣读祭文。听罢祭文，张大帅面对孔子塑像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祭祀方算结束。

我做为大帅御卫宪兵中的一员，亲眼目睹了这次祭祀活动的全部过程。或许是由于这次祭祀活动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隆重、最庄严的一次，或许是由于这是大帅一生中最后一次参拜孔子，因此，对于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仿佛这一切就发生在昨天。回想起这幕“戏剧”，使我联想到汉高祖刘邦打天下之初，曾拿书生帽子撒尿，当上皇帝以后，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何成为统治者以后就尊孔了呢？恐怕都是出于利用孔孟之道愚弄人民的罢了。

（艾平整理）



东北军军官加入国民党的经过

田 尚 霖

东北军阀张作霖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6月4日，被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皇姑屯炸死。

张学良将军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掌握了东北地区的统治权，并自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希望中国统一。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12月29日，下令撤下军阀五色旗，换上国民党旗。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拉拢张学良，不断派员说服张与南京政府进行合作，并于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6月21日，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劝张就职挥兵入关，帮助“中央”稳定大局。

张学良将军有着强烈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思想，在任陆、海、空军副司令不久，张亲自用墨笔在便条上书写：“奉天省驻军少校以上军官一律加入国民党组织。”送交副官处办理，由副官处文牍科起稿，经审批后，转发各部队。通知主要内容：奉副座手谕，各部队少校以上军官，一律加入国民党组织。希照近期免冠二寸照片，每人送来一份，以便领取国民党党员证。照片集中后，由副官处开列名册，送到奉天市中国国民党党部，并取回国民党证，分发各个军官。

从通知内容来看，首先提到奉副座手谕字样，它虽是通知，实质上起到了命令作用。既不是动员入党，所以没有考虑余地。根本谈不到志愿入党，从而简化了入党手续，拉夫造册入党，入党志愿书也省略了。据说，象这样集体拉夫强制入党情况，在当时学校等一些单位也同样存在。

（赵起超整理）

马廷福发动的一起未遂政变

田 尚 霖

直系军阀吴佩孚，在经过三次直奉战争后，承认彻底失败，不想东山再起。对残部如何处理，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让于学忠率部向奉军投诚。根据剩余残部人数，按当时东北军编制，改编为两个旅(二十三旅和二十七旅)。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辖三个团。每团三个营，另外还有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平射炮连。每营四个连，全团辖十五个连队。二十七旅旅长刘某某，编制完全一样。于学忠在东北军入关前为临榆驻军司令。二十三和二十七两个旅归于统辖。自东北军边防通电拥护中央后，于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兼平津卫戍司令，率部进驻北平。王树常为第二军军长兼河北省主席。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夏天，张学良赴北戴河避暑，当时北戴河一带，为二十三旅驻防地点，从山海关到唐山都是马廷福军队驻防。张学良赴北戴河避暑，马廷福认为这给直系军队倒戈创造了极为有利时机。于是马廷福找于学忠密谋，认为河北省原为直军地盘，这次东北军进关，不把河北省地盘交还直军，反而让东北人当主席，不乘这大好时机干掉张学良，直军今后便没有出路。于因当时处在马廷福势力之下，不能提出反驳意见。当时，于问马廷福所部意见是否完全一致，马当时答复不仅各团都拥护，连二十七旅也都同意。于学忠当即告诉马廷福说：

“我也同意，但这事非同小可，必须严格保密，谨慎行事，以防失败，以后听我指挥，看我眼色行事，让我到北戴河探探路子，然后布署队伍，不可轻举妄动”。于学忠假意嘱托以后，连夜赴北戴河面见张学良，源源本本向张学良报告“经过”。张学良听到这突然情况后，虽然感到很意外，但很沉着冷静，略为沉思一下对于学忠

说：“照你看这事应如何处理好呢？”于学忠很诚恳地对少帅说：“学忠所以率部投诚东北军，除受孚威将军指示外，也经全军深思熟虑，认为东北军可靠，经过几年实践证明，以少帅为首的东北政权，不仅是以诚待人，更是平等待人，学忠决不背叛少帅，誓死忠于东北军”。张学良听到于的一番话，很受感动，当即向于学忠表示，这次情况由你汇报，也应由你处理。于当时建议少帅，为了安全，为了少受损失，应给附近驻军司令各旅、团长打电报，临时在北戴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完了后软禁马廷福，少帅即日返回北平，这样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安安稳稳平息一次叛乱。少帅按于学忠的建议，很顺利的解决了这一次叛乱。少帅回到北平以后，首先把马廷福秘密押送到沈阳卫队营看管。二十七旅旅长刘某某调任河北省海防总指挥，实质是削弱兵权，两个旅长都由所属团长升补。至此，一次未遂政变很快解决了。

（赵起超整理）



张学良遭终身软禁之谜

徐世江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关于记述这个事件的史料及文章，发表的虽然不少，但对张学良将军为何敢承担巨大风险，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事隔半月，张又亲自护送蒋飞返南京；同时，蒋本人及其集团中的军政要员，大都对张此举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可为何他们一直不敢杀张学良，而又不放他？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

笔者有幸在民国卅二年（公元1943年）的重庆东北同乡会和民国卅五年（公元1946年）在南京复兴里家里，先后两次见过我的师友、张学良将军智囊团中的亲信人物、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先生和原沈阳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先生和张的随从秘书、我的同窗张荣春（王是我的老师，阎是我的老领导）。由于我们都是东北人，抗战时期深感“国民党中央”对东北人的歧视。尤其谈到对张学良将军的诬蔑陷害时，大家都愤愤不平。阎、王、张遂将他们亲历的“双十二事变”一些内幕事实告诉了我。今将我亲听这个事变参与者当时的谈话，再加我在南京国防部任参谋总长陈诚的机要科长时，亲见蒋介石给陈诚、毛人凤（保密局局长）要确保张学良人身安全等于令，笔之于书。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8月中旬，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关东军将要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当即密电蒋介石请示“应变”对策。而蒋却回电说：“日寇正到处寻衅，找个借口好出兵侵占东三省，希你顾全大局，忍让一时，并严飭东北军官兵，如遇日寇挑衅时，不要抵抗，以免事态扩大，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同年9月18日凌晨，日本关东军竟悍然出兵，侵犯沈阳，炮轰北大营（东北军的军事基地）。张在北平得到电报，马上再次急电请示蒋，但是，首先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复电的却是，令张学良严饬东北军驻沈阳将领王以哲、荣臻等绝对不准抵抗，违者以军法从事；并令驻辽宁的陆空军继续后撤，以不与日军接触为原则，“沈阳事件”听候中央处置。接着，又收到蒋给张的亲笔信，其主要内容：一、现国际形势对我不利，英日有盟约在先，英法等强国又要利用日本防范赤俄，均不顾援华抗日。二、国内局势不稳，西南滇（龙云）桂（李、白）粤（陈济棠）等要联合反对中央，而“共匪”受赤俄援助，到处流窜；同时，今年长江又发大水，天灾人祸，造成国困民穷（实是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连年内战的恶果）。财政奇绌，武器不足，怎能抵抗凶狠顽强的日寇侵略军？我们要忍辱含垢，卧薪尝胆，内求稳定，外联友邦，积极筹购武器，充实战备力量，以待国际局势之演变（实指望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前只有退让，诉诸国际联盟，争取美、英、法、苏等列强同情和援助，以“九国非战公约”来遏制日寇的侵略等云云。张将军误信蒋的欺骗宣传，且笃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信条，遂传令驻沈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荣臻等将整装待命，反击的陆空两军继续后撤；致将东北大好河山束手让给日寇占领。又据王先生告称：“这以后，每当日寇侵略军前进，张即电蒋请示，蒋都复电令张不准抵抗，继续后撤。直到张学良被舆论扣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迫于舆论和民愤压力，才不得不下野出洋考察为止，张共收到蒋及军事委员会这样不准抵抗的电令、函件共十余份之多。我们（指智囊团人士）建议张将军将这些电令原件妥为保存起来，后来张夫人于凤至女士将这些函电原件，让张将军去西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不料这些文件竟成了张将军的“救命符”。此中的秘密还有下面一段故事：

当“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承认张、杨二将军

提出“八项救国建议”，同意停止内战，团结国内各派系共同抗日时，张将军为了团结抗日，报仇雪耻，监督国民党中央执行蒋在离西安前的“六项诺言”，即：（一）命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12月25日起调出潼关，如再发生内战，由余（蒋自称）个人负责；

（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与一切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之国家合作；（五）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人士“七君子”，并立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全责（见《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遂亲自护送蒋介石飞返南京。但当蒋、张安抵首都后，国民党中央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及与张有宿怨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如陈立夫、唐生智、张继之流，还有在西安遇难的邹元冲、蒋孝先等生前好友及家属等，均主张将张学良交军法审判，处以极刑。张夫人于凤至女士得悉此讯，立即分电蒋介石及西安谈判保证人宋子文（据传张学良与宋子文是亲家）电文首先说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乃遵照委员长电令行事，汉卿并无罪责。“西安事变”系汉卿当维护“领袖”名垂青史，急于抗日之热诚，才进行谏诤的。进而说明：张对蒋之忠贞，张唯恐蒋拟12月12日，亲莅西安召集两军官兵及各界人士训话时，遭偏激分子暗算，才于12日凌晨发动“兵谏”，实为保护“委座”安全之策，最后为维护“领袖”之威信，故又亲自护送钧座安返首都云云。电文最后着重说明：假如中央为某些当权者所操纵，致使汉卿有不测之时，凤至即将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的有关“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央及钧座给汉卿和东北军的指令函电，全部公诸于世，诉诸国联，对日不抵抗之罪责，究应谁负？敬祈钧座明察而制止之！

翌晨，张夫人即收到宋美龄的复电：“……汉卿兄事，请仁姊放心。委员长绝对履行诺言，保证汉卿兄之安全”云云。我们事后推测：这两封电报起了“先判刑后特赦”的作用。张学良一直没有死，不能不说是与在伦敦保存的函电有关。在1946年至1948年间，